

17101

829.3

327

卷之四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

秀水 朱燮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二十一

劉氏 迪簡 皇王大學通旨舉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書凡十章一章總言三綱領二三四章釋三綱領注略五章至十章釋八條目注解

江西通志劉迪簡字簡卿安福人吳元年被徵授尚賓館副使洪武建元進皇王大學通旨奉詔使交趾至南寧道

卒



劉氏清 大學要旨

一卷

未見

傅氏淳 大學補略

一卷

未見

范氏祖幹 大學發微

一卷

佚

劉氏清 大學要旨

佚

蔣氏允汶 大學章句

佚

王瓚曰溫州府學教授永嘉蔣允汶彬夫撰

陳氏雅言 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張氏洪 大學解義

一卷

未見

鄭氏濟 大學正文

一卷

未見

方孝孺後序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

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授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姑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噉噉然黨所聞而不

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

徐氏與老大學集義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仲祥錢塘人王達嘗師事之

經義考 卷一百五十八
丁氏璣大學疑義

一卷

佚

李氏果大學明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咸安人景泰庚午舉人歷官濟南知府

楊氏守陳大學私抄

一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

其後誦益久味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乃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已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淨抄成帙閱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嘻笑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而朱子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乃僭易而妄解之亟焚之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

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爲同也今蒙所抄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怒哉客頰頰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抄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丘氏濬大學衍義補

一百六十卷 又補前書一卷

存

神宗御製序曰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爲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爲大學衍義掇取

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爲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爲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於庶壁累朝列聖置之經筵肅宗聽講之餘賦翼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暑至於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將細繹玩味見諸施行上溯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

粹以廣其傳而爲之序如此云

濬自序曰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夫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教爲學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人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剝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

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於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

不止於一棖然一棖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之所以不揆
愚陋竊做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
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
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教化曰備規制
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
由乎內以達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
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
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
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
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
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

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耳若即其功用
而究竟君臣之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爲
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
行之必舉其要是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
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
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
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艸澤幽
遐不履城闈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治非獨舉其要
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
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
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
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至於

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頗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謹序

何喬新志墓曰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闕焉乃採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今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程氏敏政大學重定本

一卷

存

敏政跋曰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爲格致傳補亡有大患於後學朱子既沒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雜於

經傳中未及正耳玉峰車氏若水慈谿黃氏震魯齋王氏
柏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吳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
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於第十章亦有從程子
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為定本而未能也暇
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他日或放歸田當
再加紬繹并訂其注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
其舊者悉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焉否
也

陳氏一經大學大全纂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四川成都衛人成化丙戌進士

葉氏應大學綱領圖

一卷

未見

蔡氏清攷定大學傳

一卷

存

徐師曾曰大學篇錯簡甚多程子既為之表章定著朱子
又為之更正補亡其所作章句或問至於今家傳人誦似
無遺議矣厥後諸儒若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皆謂傳
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耳遂欲移經文知
止以下二條置於子曰聽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致知
格物而車氏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至蔡氏清攷

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予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喪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尤爲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毛奇齡曰與朱氏改本並同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七字
刪此謂知本四字

李氏承恩大學拾朱

一卷

未見

王氏啓大學稽古衍義

未見

楊氏廉大學衍義節略

二十卷

未見

廉序曰大學衍義先儒真德秀之所著也曰節略者臣不
揆寡陋冒昧爲之也舊四十三卷今爲二十卷云竊謂德
秀之書雖其援引之富論說之辨然無一言而不源流於
孔子之經無一句而不根本乎曾子之傳無一言而非人
君爲治之法無一句而非人臣責難之忠至當至精至切
至要臣之過慮惟恐萬幾之繁經筵之講讀未易以畢乙
夜之披閱或難於周此節略之所由以成也然先其少而
後其多由其約以致其博則何不可之有哉此書所謂前
列二者之綱曰帝王爲治之序曰帝王爲學之本是也爲

學乃明明德爲治乃新民即大學三綱領之二也所謂後分四者之目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是也格致以始之修齊以終之即大學八條目之六也雖曰三綱領之二而至善之止固在乎中雖曰八條目之六而治平之理悉該乎內仰惟陛下躬上知之資稟生知之性一讀百篇五行並下是豈尋常可得而窺測也哉自今以往誠留意焉則帝王之學必可傳帝王之治必可復矧以篇章減省工夫惟在於專旬月研窮效驗決有可獲至於一得之愚并此以獻 又進表曰居楓宸乃膺君師之任在杏壇實遺治教之書學雖上下之皆同責於南面而獨重若能實用其力則必大有其功經則誦於孔子而曾子述之傳則原於曾子而門人記之至程子始取之禮經迨

朱子乃爲之章句若夫引用五經四書之文揀擇諸史百氏之說據千載之空腔爲一旦之填實或言其理或舉其事體用一原即理而事無不包顯微無間即事而理無不在每條祇引其凡逐節惟提其要簡以御煩約以該博此則莫有逾於衍義之書而實成於真氏之手其所以修己而明德者一二帝三王之明法其所以治人而新民者一唐虞三代之成功否則不漢之雜霸亦唐而已不唐之雜夷亦宋而已君子歎與聞大道之要也小人豈盡皆至治之澤乎此書在祖宗朝或書之以爲昕夕之諦觀或贊之以爲出治之條格仰列聖之承傳同執中之授受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以至於今也茲者恭遇皇帝陛下入繼大統益衍天潢聰明睿知素著於潛藩仁勇聖神頃觀乎

登極然程子爲說書拳拳焉進涵養薰陶之說朱子繼講
席切切然有窮理讀書之言豈非當新君之幼冲與嗣皇
之初政也哉臣嘗言於孝宗皇帝謂經筵不必泛及夫他
卷而勸講惟當專用夫是編覽之數日已可窺其大端講
之浹旬決可會其歸宿茲者竊慮萬幾之繁在於一日之
內於是尋行數墨竭精力以繕閱其全輯短截長忘寡陋
而採取其半非敢精以求精第欲省而又省近年學士有
病其闕而補以治平之篇今日愚臣乃懼其多而妄有節
略之舉既簡矣而簡之至則本於一心亦約矣而約之極
則在於一敬此聖賢之真傳乃道學之密旨九重誠留意
焉乙夜儻過日焉則所謂大端者當不待於數日而後窺
所謂歸宿者抑豈俟於浹旬而後會哉蓋二帝三王之爲

君皆爲如此之學故唐虞三代之致治咸臻如是之隆瑟
僖赫喧今復見之獨詣親賢樂利亦何幸於躬逢所有大
學衍義節略凡二十卷臣之愚得間附一二繕寫裝潢共
計十帙謹隨表上進

黃虞稷曰廉官南京禮部尚書時進呈

汪氏琛大學復古錄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燥享文亮祁門人徵士思敬子弘治初徵修憲
宗實錄

弟子嘉興郁文盛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

秀水 朱夔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二十二

劉氏績 大學集注

一卷

未見

績自序曰大學舊在禮記中至宋程子以為孔氏遺書而表章之朱子為之章句然天下之理不容毫髮差故據舊本取詩云至沒世不忘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謂至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為物格然後此為完書蓋格乃感而應之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皆欲得人心同然故即其感應者知其爲善誠意默而識此善也正心不爲物誘此善也修身善發於外中禮也治國平天下善見於遠近事業也自人所得曰德以其可欲曰善即新民而見明德止至善非新民亦止至善也家言孝弟慈國天下言老老長長恤孤善之用有差等也絜矩格物之施於政也得衆善之同也得天命善之克也忠信進之方也財用行之效也循是爲君子反是爲小人用樂善而遊戩善仁人其至也即民之秉彝立教則百王難損也故此書精粗兼備先後相因上下通行古今不變始而易知易行終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續生去孔子幾二千年去朱子幾四百年安能決是非如此之明不過以心驗之而已

趙氏璜 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江西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胡氏燿 大學補

一卷

未見

太平府志胡燿字仲光蕪湖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除戶部主事

胡氏世寧 大學衍義補膚見

四卷

未見

吳任臣曰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昌化籍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

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

一卷 一木四卷

存

守仁自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

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錢德洪曰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書成旁爲之釋而引以序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康成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宋四明黃氏震元金華王氏柏臨川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羅汝芳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闕無所用補也宋犖曰伯安具文武才人鮮能及乃以講學故毀譽迭見於當時是非幾混於後世蓋其無善無惡之論朱子晚年之編學者無所用其回護至謂其縱士鹵掠得寧邸金寶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且擅離職守處置曰州事宜失當用兵機詐此謗毀之餘唾不足拾取也

按大學在小戴記中原止一篇朱子分爲經傳出於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爾近見無錫張夏輯雋聞源流錄於陽明傳謂其叙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爲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大學問

一卷

存

錢德洪曰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

受而讀之

鄒守益跋曰聖學之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致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韋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人學術之同異執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恥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圓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克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施博之要乎聖學之篇要在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教以太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耶異耶陽明先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羣疑復爲問答以闡古本之蘊讀者虚心以求之泝濂洛以達孔孟其爲同爲異必有能辨之者

程氏誥大學衍義補會要

未見

樂平縣志誥字欽之弘治己未進士官至雷州知府

朱氏袁大學信心錄

一卷

未見

上虞縣志朱袞字朝章弘治壬戌進士歷官興化知府

崔氏銑大學全文通釋

一卷

存

銑自述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克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湛氏若水古大學測

一卷 八難語一卷

存

若水自序曰甘泉子讀書西樵山讀古本大學喟然嘆曰大學之道其粲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粲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粲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曷謂燦然其體用周以弘其分成已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體也曷謂渾然其理要其學易簡而久大是故以言乎實功也曰曷謂至善曰以言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非

經義考 卷一百五十九
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奧也其體用之一原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曰曷止之曰自知止而定靜安慮知行並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平天下始終反說約此者也格物也者止至善也言屢而意至矣故止至善則無事矣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爲格致也教之力也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明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盡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予懼斯文之晦求之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誠不自揣謹離章集訓而測焉以俟君子正德戊寅孟秋

陸氏

深

校定大學經傳

一卷

未見

魏氏

校大學指歸

一卷 古文一卷

存

王廷序曰嘉靖壬寅夏莊渠魏先生大學指歸成先生屬廷爲之序序曰古人之學心學也外心而言學者非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此之謂明德推此之謂新民止此之謂至善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致唐虞三代之治者於此耳後世大道既隱學術分裂世之言學者學其所學而非古人之所謂學矣夫學疾古人則無真儒無真儒則無善治矣先生夙契先聖之旨憫學者之寢失其初也乃

直探本原揭示標準凡數脫橐始克成編名曰指歸其詞
質其旨遠其文簡觀此而於古人之學思過半矣或曰大
學一書朱子爲之章句今天下已家傳人誦而指歸者何
夫道本無言而有言者憂學之不明也章句析其義指歸
一其趨蓋有相發明而不相悖者是烏能已於言哉書總
一卷其篇次從古文考異亦附見云

廖氏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黃梅人弘治乙丑進士

張氏邦奇大學傳

一卷

未見

方氏獻夫大學原

一卷

未見

穆氏孔暉大學千慮

一卷

存

孔暉跋曰孔暉自去年夏病甚不能言默然坐卧靜中不
覺舊日所得義理發於思慮蓋心無所用不能動履誠難
遣也每思大學腹稿成輒起而筆之然眼花不能自授令
男符書而考證焉

黃虞稷曰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

程氏昌大學古本註釋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昌字時言祁門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四川按

察使

洪氏為大學叅義

一卷

未見

王氏道大學億

二卷

存

大學衍義論斷

一卷

未見

鄒氏守益古本大學後語

一卷

未見

黃氏訓大學衍義膚見

未見

徽州府志黃訓字學古歙人正德甲戌進士知嘉興縣入

為部郎

林氏希元更正大學經傳定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同安林希元茂貞平居好古晚叅訂諸儒所定
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意見曰更正大學經傳

王氏漸達大學義略

一卷

未見

漸達自序曰大學之教首之以明德親民相並而行焉何
也曰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是故天
下之大物我而已矣吾性之德體物我而已矣物我合體
存乎學此學之所以爲大也至善者吾心中正之則也在
心爲明德在事爲至善合內外者也自身而內之心也意
也知也德也吾之所有也自身而外之家也國也天下也
民也吾之所與也成已成物之道也是故聖人有以知天

下後世之有老莊佛氏之徒竊吾之明德以自私自利而
肆其說者矣故示之以親民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
有管晏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鼓其術者
矣故示之以明明德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崇制象於
彌文假述作爲美觀而民不被其澤者矣故示之以教化
用人理財焉故觀諸親民而見聖賢廣大之學有以異於
老佛之偏枯者矣觀諸明德而見聖賢精微之學有以異
管商之昏汨者矣爲人君而不知大學之道必蹈於禍敗
之機爲人臣而不知大學之道必昧於義利之辨爲學者
而不知大學之道則溺於老佛之偏功利之弊斯則聖賢
之所憂著之於經以爲教者也惜其雜於戴記簡篇脫畧
賴程子而表章易置之稍爲完備然於聖人之精蘊猶畧

馬故特揭而著之學者能於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外
一物我而於窮理盡性之道存神過化之幾思過半矣

聶氏豹大學臆說

一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
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

季氏本大學

一卷

存

毛奇齡曰季彭山改本不分章節刪故治國在齊其家七
字張宮諭陽和諳學龍山出其書示學者遂刻之行世僅

大文六葉無疏義

鄭氏守道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黃虞稷曰福州人

周氏祿大學約言 緒言

未見

吉安府志周祿字以道廬陵人受學於陽明以貢爲黃岡
教諭

江氏銓大學論正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銓字元衡婺源人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終

弟子嘉善李光堯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二十三

豐氏坊石經大學

二卷

存

陳龍正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偽作而鄭端簡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落分明血脉融貫果以為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脉絡錯綜者遇不可解無寧闕疑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

擅易位之權而坊暗更之殆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吳應賓曰石經大學非真石經也謂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文帝始以黃初紀元在明帝則為太和為青龍為景初在齊王芳則為正始為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為正元為甘露在元帝則為景元為咸熙而禪於晉未嘗有政和之年號瞿元立言魏者偽也魏無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虛之謂也

陸元輔曰錢蒙叟列朝詩集為豐坊作小傳謂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等書皆坊偽撰而當時名公多為所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李本寧刻子貢

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其書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緡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康誥曰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章三節次秦誓曰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維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新民二章次穆穆文王節終焉當豐

氏本既出管志道為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循儒俱有刊本皆為坊所惑可怪也

王氏畿古本大學附錄

三卷

未見

蔣氏信古本大學義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武陵人嘉靖壬辰進士

孟氏淮大學愚見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嘉靖戊戌進士

高氏拱大學直講

一卷

存

吳氏桂芳大學記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人嘉靖甲辰進士

李氏先芳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

萬氏思謙大學述古

一卷

未見

徐氏栻大學衍義補纂要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

王氏諱大學衍義略

未見

溫州府志諱字子孝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以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

魯氏邦彥古本大學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睢州人嘉靖庚戌進士

史氏朝富考正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史朝富字節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永康

六合二縣事入為南兵部郎出知永州府

羅氏汝芳大學說

一卷

存

張恆曰汝芳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

右其弟子從一貫錄中抄出單行

許氏 孚遠 敬和堂大學述

一卷 答問一卷

存

孚遠自序曰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即物而窮其理者疑於支謂於事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者涉於徑謂格知物之本末與格無物之物者虛見無實皆愚之所不能信也蓋宋儒司馬溫公嘗有捍去外物之說近時天台王子涇陽胡子皆主格去物欲之說孚遠當在關中與胡子論辨不以爲然及謫居山廬旋懼先君子大故兀坐沉思恍然覺悟知此心不可著於一物澄然無物性體始露乃知聖門格物之訓真爲深切而著明頃入七

閩得溫陵蘓子所遺格物之解若合符契然後益信人心之所同然爰取笥中舊著大學述一編復加刪改就正有道以期共爲折衷闡明聖學於天下後世其知我罪我所不敢辭避也萬曆癸巳夏五月

耿氏定向大學括義

一卷

存

楊氏時喬大學古今四體文

一卷

未見

李氏材大學約言

三卷 考次一卷

未見

來氏知德大學古本釋

一卷

存

知德序曰大學之道修身盡之矣修身之要格物盡之矣明德者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即五達道也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尚未見諸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也哉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即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自字義不明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荒矣道喪千載又安望其知格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所以明倫七十子從孔子問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何志也即大學老老長長恤孤平天下之志也及哀公問政孔子告之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明德即達道不待辨而自明矣孟軻氏得孔子之真傳者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惠滕文公問政皆以設爲庠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皆載之簡冊但天下學者日汲汲於科目如水之赴海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釋氏之空寂不以身心體認之以至此義不明耳秦漢以來聖人之道渾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取而表章之朱子乃爲之注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但以明德爲虛靈不昧以格物

為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之支離至陽明王氏以此書原
未錯簡程朱格物不免求之於外可謂有功於程朱矣但
仍以明德為靈昭不昧而教人先以悟良知則又不免失
之茫昧支離茫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工夫入手之差者
則均也德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覆二十餘年一旦恍然
有悟懼天下之學者日流而為禪也乃書於大學古本之
後

張氏位進呈大學講章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

管氏志道大學六書

八卷 測義三卷 斬注一卷 略義一卷 古本訂釋一卷
辨古本一卷 石經大學附錄一卷

存

胡氏時化大學注解正宗

一卷

未見

祁承燭曰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

朱氏元弼大學通注

一卷

存

蔡氏士喈古大學注

一卷

存

王復禮曰蔡氏古大學注太倉王文肅序之嘗以進呈

姚氏舜牧大學疑問

一卷

存

周氏從龍大學遵古編

一卷

存

李日華序曰大學一書與中庸同出戴記宋儒目為修己治人之方而以六藝當小學夫書數射御信甲甲矣然亦非絕慧精詣不能擅恐未可輕責之髫髯輩而以煌煌禮樂之大槩受小學之日則是書將不得為禮樂之書可乎

周彥雲先生性喜治經而不欲沿習勦說所著中庸發覆已膾炙士林無何又出大學遵古編行之名曰遵古遵古本石經也世所傳石經不知何所本楊止庵少宰業立說痛排之而先生良有當焉何居全書不分經傳又以六所謂溯繹而上知首章即已備格物無俟更補又咏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及定為子思居衛之作皆鑿鑿有據非依人口吻異同者可以傳矣

按周氏誤信石經大學為古文名其編曰遵古不知石經之非古也

唐氏伯元石經大學

一卷

存

按豐坊偽石經大學唐氏誤信之上言於朝請頒
行學官而又述之爲書與管志道交相倡和皆夢
魘之語也

鄒氏 元標 大學就新篇

一卷

存

顧氏 憲成 重定大學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旨亦無以相遠而獨
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
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
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
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校沉潛反覆紬繹異
同如是者久之乃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
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
自揆僭加詮次私以講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
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戊子秋日

大學通考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
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
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曙臺唐氏又斷以石

經本爲定至於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
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狗也其異也非以爲
競也其得也非以爲在已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
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
故備錄之俾覽者得詳焉壬辰正月

大學質言

一卷

存

弟允成序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爲一卷又集戴記諸
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異得失大要具是矣或
謂余曰何不略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
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
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即諸釋文亦惟援古昔稱
先民稍加紬繹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辭
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
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
從更贊一辭余曰善已謂余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
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况吾儕乎
顧執已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余而商之余退而籍其語
命曰質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嚴繩孫曰先生字叔時家於無錫縣東之浮里故學者稱
涇陽先生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少卿崇禎初贈
吏部右侍郎諡端文著有大學三書一曰重定大學萬曆
戊子秋謫桂陽州判時輯一曰大學通考壬辰補泉州推

官未赴時撰二書皆自序一曰大學質言弟涇凡公序之
按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端文顧公乃亦收
之吁可怪也

鄒氏觀光續大學衍義補

未見

三楚文獻錄鄒觀光字孚如雲夢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

太僕少卿

鄒氏德溥大學宗釋

一卷

存

德溥自序曰夫學以致道也乃其本則至善是已然而必
自知止始故要其端於致知格物格物者格其物之本而

先之也則知止之爲亟且已夫惟知止則修之乎於穆不
顯之天而齊治均平自要其成夫斯之謂本務彼聲色之
於化民末也欲操是以明明德於天下奚由哉蓋大學旨
趣實與中庸無二古稱孔伋經緯之說信不虛也比虔遊
與劉調父氏深譚屬余疏其義余乃約說大旨如此
按鄒氏亦誤信爲石經者

虞氏淳熙大學繁露演

一卷

未見

徐氏即登大學本旨通

六卷

存

錢氏 一本石經舊本大學

一卷

存

羅氏 大紘 校復大學古本

一卷

存

吳氏 應賓 古本大學釋論

五卷

存

按吳氏釋論本陽明王氏之說書凡五卷提綱釋
篇名釋古本釋首章第一釋誠意修身第二釋齊
家治國第三釋平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謂新

本者偽石經本也

袁氏 黃石經大學補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終

弟子無錫吳遵錫覆校

秀水 朱燮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二十四

高氏 攀龍 大學知本大義

一卷

存

攀龍序曰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修身為本明矣有修身為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為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自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

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庵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愚蓋往來胸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決之吾決之於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別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愈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於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吳氏炯大學古本解

一卷

存

張鷟曰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之說讀古本可思

而宋人以義理訓詁遂經之傳之而私補其所未備余不敢謂朱子爲非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蓋古本聯屬而章句頭緒支離古本完整而章句反覺有未備是以不免於補綴耳此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有當於古本之旨也

按侗初張氏序吳氏大學謂有當古本之旨所云古本亦僞石經也

區氏大倫大學定本

一卷

未見

李氏日華大學心詮

一卷

未見

劉氏洪謨續大學衍義

十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少卿是書於崇禎二年進呈

劉氏宗周大學古文叅疑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立國必有學大學王制也而訓學有記則孔門私之矣後之人以其本爲王制也故言禮之家收之則戴氏又私之矣戴氏非通儒也其言禮也麗亦何有於大

學六經同出於秦火之餘區區斷簡殘編初無完本而人各以記誦所得綴而成篇章其言不得不歸之龐亦何有於禮然則戴氏之傳大學早已成一疑案矣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皆疑案也然自朱本出而格致補傳之疑更垂之千載而不決陽明子曰格致未嘗缺傳也蓋從古本是乃近世又傳有曹魏石經與古本更異而文理益覺完整以決格致之未嘗缺傳彰彰矣余初得之酷愛其書近見海鹽吳秋圃著有大學通考輒辨以爲贗鼎余謂言而是雖或出於後人也何病况其足爲古文羽翼乎吾友高忠憲頗信古文亦以爲格致未嘗缺傳也因本高中玄相國所定次誠意一章於此謂知本以下則在古今之間乎余嘗爲之解其略見者臆

之而終不敢信以爲定本於是後之儒者人人而言大學矣合而觀之大學之爲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爲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異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乎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積衆疑而叅之快手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之萬一猶之乎疑也而滋龐矣因題之曰叅疑時乙酉春三月

大學古記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大學本出於小戴禮蓋大學爲訓學校之經

義故禮家收之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觀古全經爲恨至朱子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以爲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出矣自誠意下合瞻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爲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然獨不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爲本而不及誠意則誠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後雜引詩書凡以暢明新止至善之義而於誠意無常也其云格致在其
中凡以遷就其知行合一之說而已又百年而高氏古本出實本後渠崔氏中玄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爲一段即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超出朱王之上千古殘經一朝完復後之人宜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命意之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修身一條明解物有本末之義其爲更端而釋格致也何疑自修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修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然爲經爲傳作者何人莫得而定也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紬繹二書中庸原是大學註疏似出一人之手經緯之說殊自可思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

遺言多本之曾子而曾子復得之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
孔氏遺書而朱子遂謂首篇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後
篇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門人高弟非子思而
何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
曾之言而子思述之又何疑焉今姑據朱子之意首篇爲
正經以還孔曾後六篇爲正傳以還子思而合之總爲訓
大學而設則亦還其爲大學之記而已大學雖是一篇文
字既可割一而爲六則斷不可不割首段之一而爲二以
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
斷不可不分修身爲本以下爲格致之傳必分修身以下
爲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
義者也

大學古記約義

一卷

存

大學雜言

一卷

存

按劉氏叅疑亦誤信僞石經大學爲真其次序以
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爲第一章經也以
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緡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詩
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以一節此謂
知本一節爲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
意四節爲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修身三節爲

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爲
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
國五節爲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也以所謂平天
下三節秦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
慎四節詩云殷之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言悖一
節舅犯曰一節康誥曰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爲
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
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誥曰四節湯之盤銘四
節詩云穆穆文王三節爲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
下以暢全經之旨也詳其始末又與諸家不同

吳氏極石經大學疏旨

一卷

未見

葛氏寅亮大學湖南講

一卷

存

寅亮自述曰大學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
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程子云孔氏之遺書晦庵又云首
章乃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按康成本不分經傳至宋程朱始分首章爲經後
各章爲傳陽明子欲從鄭本鄭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在首章末未之有也之後文理儘相屬若詩云瞻彼淇
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
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竊謂誠

意章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面尚有許多說話且其意義不類必係錯簡程朱提出置首章之後頗為有理此後鄭本與今本同事經秦火是非難以懸斷要當附於闕疑之義者爾

劉氏元卿大學新編

一卷

未見

顧氏起經大學衍義補要

未見

瞿氏稷石經大學質疑

一卷

存

管志道曰瞿元立名稷號洞觀嘗熟人以邵武守投劾歸錢一本曰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為精核其為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起不服真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吳氏三極大學測

一卷

存

吳氏瑞登續大學衍義

三十四卷

未見

唐氏自明大學原本闡義

一卷

郝敬序曰閩有理學真儒一人曰唐自明先生著爲大學原本闡義鑽堅研微發揮名理使群蒙頓惺疑網盡徹區區荒菴願竊有請蓋道在天地間原不待講夫子憂學不講在春秋時云爾自與七十子開發後論語二十篇豁然大路四教雅言入孝出弟謹言慎行尋常日用飲食知味出入由戶孰非天命人性明新至善實地而世儒疑其膚淺別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爲四書專講性命明德以爲理學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理道達於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爲根蒂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禮

喪性命非二也禮即天命也率性也即明德即新民即至善即正心誠意也離心意性命別求禮老氏所謂忠信之薄也故子夏有素絢禮後之喻而子夏之言亦未盡是也以禮爲後必求所以爲禮先者不主靜窮理流爲佛氏之空寂而焉往哉故夫子僅與之言詩不與之言禮也而儒者顧謂此二篇曾子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則是道與禮二也聖人教學者約禮復禮執禮好禮學禮即學道也蹈曰道履曰禮即誠也中庸誠身大學誠意皆所謂敦厚以崇禮非空虛也教顏子爲仁惟復禮復禮惟視聽言動豈空談性命如佛老云乎哉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而不由則惟有明心見性爲浮屠之空寂而已故大道以人倫庶物爲實地學道以論語爲證盟以先聖孔

子爲宗師舍此而言明德至善以爲理學祇爲浮屠假羽翼作逋逃正萃淵藪耳荒耄鄙儒所見如此若云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劈破籬籬乃成大家吾儕小人也。硜硜信果見笑於大方之家復何辭

楊氏 文澤 大學衍義會補節略

四十卷

未見

沈氏 曙 大學古本說義

一卷

存

曙自述曰大學與中庸厥初俱雜於戴記之中至有宋諸儒始表而出之仍爲之詮釋其啓佑之功誠不小第是書初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意一傳裂而爲五復增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既亂補之而旨愈離自是爲宋儒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明先生奮臂大呼天下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輩讀古人書安能知矮人觀場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哉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好讀儘可思也

繆泳曰沈君字明孺吳江人

林氏 日正 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程氏 智 大學定序

一卷

存

金侃曰雲莊程氏論易不規隨宋儒所撰大學定序亦不襲朱子章句

吳氏鍾巒大學衍注

未見

郁氏文初大學郁溪記

一卷

存

按郁氏大學記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一節物格而后一節為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又次以子曰聽訟一節又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為釋格物致知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張氏岐然古本大學說

一卷

未見

黃宗羲曰君諱岐然字季初杭州人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落髮叢林稱為仁庵禪師自薦方外尚窮六經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尚雷同所著大學古本辨釋義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為確當

王氏立極大學膚見

一卷

未見

廣平府志崇禎中諸生

陳氏道永 大學辨

一卷

存

按乾初蕺山高弟講學海壖晚著大學辨一篇其畧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即聖功學何大小之有論語二十篇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爲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爲之補傳以絕無證據之言強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即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父山陰劉灼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鹽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近於禪宜仍還戴記其言雖拂於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吳氏肅公 孔門大學述

一卷

存

肅公自序曰大學本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程子謂為孔氏遺書者也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戴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者舊十三經鄭注耳號稱古本廢置弗道偶或信從不以為好異輒曰反古功令繩之哉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為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蔑矣且夫釋經可也改經不可也儒者各鳴所見縱刺謬于聖人指而駁之經文固自若也改之則經非其經矣漢儒之釋經也不敢增損即錯簡仍之費直王弼移置周易傳文朱子方定正之而於大學乃身自蹈之分經分傳為曾子為門人析之釋之為錯簡為衍為闕移之補之使經文果有錯簡若衍若闕而不可通當聽之無可如何况本自明備而斷以己意仍不免其衍且闕何以改為哉所以然者解經而不得其解故也不得其解因蹈改經之失竄以己意而支離不免焉噫盍亦反諸孔門之舊乎

毛氏奇齡 大學證文

四卷

存

顏氏光敏 大學訂本

一卷

存

無名氏 大學繁露

一卷

未見 載澹生堂書目

司馬氏光致 知在格物論

一篇

存

劉氏黻 格物說

一卷

未見

蔡氏烈 大學格物致知傳

一卷

未見

郎氏瑛 訂正大學格物傳

一卷

未見

湛氏若水 聖學格物通

一百卷

存

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為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
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
自格物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
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
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答
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觀我太祖高皇
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
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
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乎古本大學之
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結
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
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
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
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
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示人於意焉格之也
列正心所以示人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示人於身
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示人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
示人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於天下焉格之
也意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
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懣曰憂患曰恐懼
曰好樂於脩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
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
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

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而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臣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下萬物者何也臣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下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別高遠之求哉疑曰真德秀之行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効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疎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

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
本末遠近一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按是書蓋倣真氏大學衍義而作誠意之目八曰
審幾曰立志曰謀慮曰感應曰儆戒曰敬天曰敬
祖考曰畏民正心不列目修身之目三曰正威儀
曰慎言動曰進德業齊家之目七曰謹妃匹曰正
嫡庶曰事親長曰養太子曰嚴內外曰恤孤幼曰
御臣妾治國之目七曰事君使臣曰立教興化曰
事長慈幼曰使衆臨民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正
萬民平天下之綱三曰公好惡曰用人曰理財曰
二十曰學校曰舉措曰課功曰任相曰任將曰六
官曰修虞衡曰抑浮末曰飭百工曰屯田曰馬政

曰漕運曰勸課曰禁奪時曰省國費曰慎賞賜曰
蠲租曰薄斂曰恤窮曰賑濟各為之小序

瞿氏 汝稷 大學格物訓

二篇

存

沈氏 朝煥 格物訓

一篇

存

鄭明曰朝煥字伯含仁和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叅
政格物訓一篇雜以二氏之說不能使學者心折也

程氏 時登 大學本末圖說

一卷

時登自序曰大學曰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以是攷之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僅治而旋亂秦隋之所以大亂而遂亡者效蓋可見也宋受天命以道治天下於是河南二程子出始取是書而推明之崇正數劄叔子豈徒託之空言哉自是厥後朱子有章句西山有衍義雖至治之澤未溥而大道之要已明矣歷代指掌舊嘗有圖顧綱目有圖義例多舛因復爲此以備觀覽名曰大學本末圖起春秋迄五季凡若干年君德之修否治體之醇疵國祚之短長世道之否泰井然易見歲月舉而天時明正閏分而君道立災異紀而人事驗君子小人內外之位定而盜賊僭亂消長之勢分唐虞三代之君其本正而未隨之故修身而下四者之目詳天下國家事既簡而治亦隆漢唐以來之君不反其本而求其末故修身以下四者之目畧天下國家事徒煩而治愈寡人知大學之道有時而不彰而不知大學之道無時而可易也嗚呼我之爲是圖也可以感矣事及帝王而圖始春秋大學帝王心法治法春秋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本紀以法治而正亂君嗚呼本之大學之道繩之以春秋之法後之觀是圖者其必有所感矣

按許瑤作行狀稱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即位甲辰迄周顯德己未今由自序繹之則圖始於春秋非自堯甲辰始也咸淳甲戌合試江東九路士子時

登居首入太學宋鼎既移入元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一終

弟子臨川傅 涵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 二十五

司馬氏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蔡氏元中庸大學解

佚

陳氏孔碩中庸大學講義

未見

閩書孔碩字膚仲侯官人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學官

秘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

陳氏 淳 中庸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李昂英跋曰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由北谿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禹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謹其名

魏氏 文翁 中庸大學講義

二卷

佚

魏了翁志曰嘉父名文翁邛之蒲江入舉嘉定四年進士以朝議大夫知叙州

蔡氏 淵 中庸大學思問

未見

李氏 起渭 中庸大學要語

佚

柴氏 元祐 中庸大學說

佚

謝氏 興甫 中庸大學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牟氏 少真 中庸大學發蒙俗解

佚

魏了翁跋曰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惟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年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貽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年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之亦當有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熊氏 慶 中庸學緒言

一卷

佚

謝氏 升賢 中庸大學解

佚

姓譜字景芳仙遊人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所著中庸大學解刻於康泉書院

黃氏 必昌 中庸大學講稿

佚

閩書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判循

州

李昂英跋曰吾友黃京父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大學

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處如良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蓋淵源於北溪而根抵乎考亭者為後學之益多矣京父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已也

方氏逢辰中庸大學釋傳

三卷

未見

戴氏景魏中庸大學要義

佚

黃震序曰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是有功後學知

仁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為貴誠之正是用功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為證至如既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素本因古字之從宀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為前輩之拾遺其他大義不暇遍舉惟以蒲蘆為螺贏雖本爾雅然螺贏蟲類恐於地道斂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為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為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禡之而易七章為九章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况下文明言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

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為諸侯葬以諸侯為已合
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

工氏 幼孫 中庸大學章句

二卷

佚

劉氏 黻 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 載蒙川集

傅氏 子雲 中庸大學解

未見

何氏 夢桂 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 載集中

鄭氏 儀孫 中庸大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建安人咸淳癸酉應賢良舉

鄭氏 奕夫 中庸大學章句

佚

魯川胡氏 名未詳 中庸大學說要

佚

程瑛曰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
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
及於春秋之分至要非口耳之學也

潘氏迪中庸大學述解

佚

葉氏瑞中庸大學提要

六卷

佚

曾氏貫庸學標注

佚

饒氏魯中庸大學纂述

二卷

庸學十一圖

一卷

俱未見

按以上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系小戴記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尚存也自是而後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袁氏明善大學中庸錄

未見

楊士奇曰大學中庸日錄元吳文正門人袁明善述其師授之旨而為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

黃虞稷曰明善臨川人

倪氏公晦學庸約說

佚

黃氏文傑大學中庸雙說

佚

江西通志黃文傑字顯明上猶人大德中安遠教授

秦氏玉大學中庸標說一作探說

佚

王逢曰秦玉字德卿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及卒私

諡孝友先生

黃虞稷曰太倉人約之父

朱氏升大學中庸旁注

各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為諸生作書旁注觀

者善之以其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即了無繁復之勞也既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注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注脫橐稍有傳抄之者然日知所亡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注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注之以為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然愚之所注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

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宜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

又跋大學旁注曰大學以修己治人為綱要以致知力行為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即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心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即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為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文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聖賢之心法為傳學之本也而旁注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又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注既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至誠不貳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子願有以教之

范氏祖幹大學中庸發微

未見

曾氏景修大學中庸詳說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洪武中德安府學教授

張氏鼎學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官秦府長史

李氏希顏大學中庸心法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郊縣人明初徵入大本堂說經累官右春坊贊

善大夫

詹氏鳳翔大學中庸章句

未見

熊氏釗學庸私錄

二卷

未見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

授崇仁學官解徐壽輝之圍授臨江路知事洪武初授書

會同館

黃氏潤玉庸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

葉氏挺學庸庭訓

經義考禮記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浮梁人

王氏綸學庸要旨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綸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右副

都御史巡撫湖廣

吳氏世忠學庸通旨

未見

朱氏諫學庸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童氏品學庸大義辨疑 學庸精義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二卷

未見

鄭珣曰沙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僕寺

鄉

朱氏文簡學庸圖說

未見

溫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徙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江教諭

施氏儒學庸臆說

未見

黃虞稷曰歸安人正德辛未進士

金氏貞亨學庸議

二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學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廣西按察使

章氏袞學庸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明臨川人嘉靖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副使

李氏渭學庸答問

一卷

佚

黔記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於鄉仕至雲南參政

馬氏森學庸口義

三卷

未見

徐氏曠學庸初問

二卷

存

張正位序曰嘉靖壬戌之秋柱史爨泉先生奉天子命督視兩淮駐節於揚越明年綱紀肅張遐邇風動遂進多士每期月三集於郡庠之崇文閣晨興即至學諸生無間少長咸侍於側次第請益首舉學庸二書章分句析挈領提綱欲人同喻其旨既乃盡以所講究者筆之為書題曰學庸初問闡幽顯微於先儒注疏裨益實多先賢述作發明殆盡益信先生所得於學庸者深矣位敬請而刻之

繆泳曰曠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游氏日章學庸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

萬氏表學庸志略

未見

吳氏中立學庸大旨

未見

黃虞稷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尚寶司

承

鄒氏元標鄒子學庸商求

二卷

未見

王氏豫學庸識大錄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烏程人萬曆丁丑進士

鄒氏德溥學庸宗釋

未見

鄒氏德泳學庸歸旨

未見

董氏應舉學庸略

二卷

存

應舉自序曰六經定於夫子秦火厄之漢收其燼而傳在之家作各以所見管窺沿唐至宋號為昌明然而分章析句或更定補綴其失也如學庸二書古本猶存尚可尋

繹宋之諸儒乃經之傳之更定而易置之又為之補遺隔截章句予向讀而疑之作為二略今耄矣偃曝之暇於中庸略再加刪潤使之直截易曉又聞陽明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為通略以明簡原無錯至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古本尋繹併歸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駁非敢以為是也

黃虞稷曰應舉號見龍閩縣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

王氏振熙學庸達解

三卷

存

張雲章曰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萬曆庚戌進士

李氏鼎學庸大旨

三篇

存

葉氏祺循大學中庸臆說

三卷

存

高佑鈿曰葉祺循字錫我嘉興人大學臆說一卷中庸臆

說二卷天啓甲子鏤板顧起元序之

王氏養性學庸傳宗參補

一卷

未見

沈氏澣學庸蒙筏

二卷

存

繆泳曰澣字則新平湖人

程氏珮學庸問辨

佚

休寧名族志珮諸生

陳氏元綸學庸日箋

二卷

存

曹學佺曰陳道掌日箋不拘拘於字節句剖或用古語或用微言以證解之而自有躍然之妙

傅氏璿大學中庸俗講

二卷

未見

金氏鏡學庸緒言

未見

繆泳曰長興人

李氏觀讀儒行

一篇

存

蘇氏總龜儒行解

一卷

佚

黃氏道周儒行集解

一卷

存

道周序曰古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
 仕者也其首行曰待聘待問待舉待取者需也故儒之為
 言需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天下所待其膏雨也而說者以
 為柔懦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儒臣則道義不光禮
 樂不作亂賊恒有天下無儒學則驕慢上陳貪鄙下行寇
 攘穿窬據於高位而賢人之德業皆熄矣仲尼故舉十七
 種以明之先於學問衷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
 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疑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種
 皆足以為治其無當於是雖習章句被文繡皆小人之儒
 也周之末年始不悅學原伯魯宣言於朝閔子馬聞之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
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
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仲尼恐後世不
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儒者之學存於德行故備舉
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為天下得人
不以爵祿為宵小僥倖不以黼黻驕於士大夫故其懸鑑甚
定取舍甚辨則備取諸此也

劉氏啟與為人後議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終

弟子吳縣王 杖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 一

鄭氏玄三禮目錄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謏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謏三禮圖

三卷

經義考 通禮

卷一百六十三

佚

裴松之曰阮謚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後魏禮志阮謚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昭曰阮謚受禮學於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案

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鼎受一斛天子

飾以黃金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禮圖不言

阮氏

范氏隆 三禮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雁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

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為大鴻臚

董氏景道 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

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

諸儒演廣鄭旨

劉氏獻之 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 不著姓名

佚

陶氏弘景 三禮目錄注

七錄一卷

佚

經義考 卷一百六十三
二
戚氏 衮 三禮義記

佚

崔氏 靈恩 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受曰靈恩達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洪博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闕深有名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說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陳振孫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核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興義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

元氏 延明 三禮宗略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伏朗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朗畫

李氏玄植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

王氏恭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為太學博士講三禮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韋氏叔夏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鎰三禮圖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鎰為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正三禮圖

九卷

佚

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評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宋志二十卷

存

竇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

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慕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爲千載之絕軌去聖遠實名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嚮風適如所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髦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關雎既亂師摯憫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欲正失於得返邪於正潛放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爨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

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裕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軼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績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爲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惠朔用其互聞呂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其象遵其文繹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既盡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崇義自序曰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式上下差違既無所從難以取象蓋久傳俗不知所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因取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略其制者瑚簋車輅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略振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略而不圖仍別序目錄共爲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傍依疏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按詳近禮周知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叙既訖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別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

馬圭璧繅籍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陳伯廣跋曰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日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周顯德中叅定郊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績素而申釋之每篇自叙其凡叅以近世沿革之說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竇儼爲序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叅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其駁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詔頒行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譙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儼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近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林光朝曰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即畫穀蒲璧即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耳陳振孫曰蓋用舊圖本六家叅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璧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績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宋史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

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於國學
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參定
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
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
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
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
著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
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
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
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
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寔
遠圖繪缺然舛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

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整所聞尹拙
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
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
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
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
寸燕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
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
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
以爲度之文即燕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
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
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
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

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謚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邊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

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祿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豕俾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俾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文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

錢謙益曰宋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据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彝尊圖中犧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

由然也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杰自序曰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
 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庠序之教
 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
 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物正於國則曆象順
 於天則灾咎不形於物格灾咎於一時傳簡書於萬世故
 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卷八二曰丘壇卷三三曰宗廟卷二四曰宮
 室五曰庠序卷一六曰衣冠卷三七曰車旂卷三八曰寶貨卷一
 九曰物用卷三十曰樂制卷一十一曰武制卷二十二曰曆象卷三

十三曰失利灾應

共二卷通圖議三卷序目三卷為三十八卷

伏惟聖王覽其

所圖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為簡書
 之傳無灾咎為號令之應曆象得而順禮得而正樂得而
 和寶貨物用得其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序得而嚴
 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聖神宗支傳億
 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名義

宋志五卷

佚

魯氏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趙氏汝談二禮注

未見

陸元輔曰無儀禮

王氏宗道二禮說

七卷

佚

趙氏敦臨三禮發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敦臨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
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
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
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熊氏慶曾三禮通議慶建寧府志作夢

佚

閩書熊慶曾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

劉壘之門

練氏未二禮疑釋

佚

熊氏禾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終

門人南豐鄒瑄撰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通禮二

吳氏澂三禮考註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已作

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叅之叙錄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霽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叙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殺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疑豈璧所增耶璧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為然故知其為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吳先生奮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

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為教也下之所以為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為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正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

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吳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為已作以公支言叙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為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為豈璧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叙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叙錄成於蚤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簣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錄今此書增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

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叙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彙混淆注釋粗略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讐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歲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

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鄭瑗曰三禮考注或謂非吳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叙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叙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叙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叙錄云儀禮傳十篇徵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叙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

尚書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叙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艸日生一葉

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決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設焉在昔舜命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爲事典掌邦土惟其掌邦土故司徒之屬易以雜之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六官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叙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爲晏氏僞託無疑

蕭氏與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曰蕭公鄉郡服其行諡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

書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深思其義如是者三十年
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艸無不極通其說尤
邃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不失其旨家多藏書手自校讐
經傳音訓之訛必字字正之爲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
者不言非其人不與翰林姚文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
名世者也

陶宗儀曰蕭貞敏公勣字維斗京兆人早歲爲吏辭退隱
居讀書從公遊者屢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
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
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
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
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書曰
有之

韓氏

信同

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終

門人安福彭 倩覆校

